

杰夫·昆斯：神话的背后 Jeff Koons: Behind The Myth

◎ 编译：李芳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i Fang

年逾五十的杰夫·昆斯出生在最商业化的国度——美国。因此，马里兰艺术学院毕业后，昆斯并没有将青春献给艺术，而是在华尔街做了一名成功的证券经纪人。80年代初，他以复制放大的日用品、可爱的卡通形象以及充满想象力的大众图像相组合，一跃成为艳俗艺术的领军人物，开始引起艺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他与前妻共同创作的私密系列作品，以色情、暴露之嫌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昆斯以满足好奇甚至是玩乐的态度表现了光怪陆离的现代商品社会，他有意打破人们习惯的审美标准，将最庸俗的大众图像以十分精致的手法表现出来。在近年的创作中，昆斯经常利用扫描仪将广告、媒体甚至个人照片中的图像输入电脑，将一些并不相关的图像拼贴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视觉符号，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他的油画创作。曾经带给我们无限惊奇的他，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艺术神话。

谁是杰夫·昆斯？

杰夫·昆斯（以下简称杰夫）：艺术给予了我一种自我意识。艺术的一些东西进入了我的生命，使我接纳自身，并超然于周围的事物。

罗拉·南妮，多伦多：瑞纳德·戈里兹（Rainald Goetz）的剧本《杰夫·昆斯》，由德国戏剧批评家投票表决于2000年上演，同时今年英文翻译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那么，对于戏剧中挪用和虚构你的部分，你作何反应？

杰夫：我认为这样很好。瑞纳德用我的名字作为戏剧之名，我真得非常高兴。这个戏剧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融合了我工作中的各种要素。

即使它确实有很多虚构情节，我也感到非常骄傲。

惊人的80年代留下了什么？

威克特·安格鲁，圣·戴格：从80年代开始，你的作品就一直在改动，对此，你有何看法？

杰夫：我对我的工作很负责，我也会对观众负责。在80年代早期，我一直在对客体负责，后来在80年代中期我逐渐认识到我真正的兴趣是观众，是个体。由此我的责任感便不断高涨。

谢艾罗·利奥尼，米兰：正如“hip-hop”在音乐和生活方式中所宣扬的通俗观念，我们正在日益遭遇一种极度刻意地推销自身产品的所谓“替换”的主流文化趋势。那么在你看来，年轻艺术家用一种聪慧和尖锐方式来呈现他们的人文瞬间，是否和你从80年代以来所努力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呢？

杰夫：我认为艺术重要的不是媒介，而是作品本身。因此，年轻艺术家对于生活所做出的及时反应往往趋向于尖锐的和有意义的，这是他们自身的诠释。

彼得·尼曼恩，基尔，德国：庸俗作品是如何转变成艺术作品的？

杰夫：在人们隔离它，并把它作为一种歧视、操控和批判世间事物的方式，而不是从中寻觅优雅和美丽的时候。

是什么造就了艺术家？

特妮亚·吉格，米兰：你所说的天才在生活中有多少？有多少能够在决策和毅力下达到预期效果？

- 1、热狗 油画 杰夫·昆斯
- 2、圈 油画 杰夫·昆斯
- 3、毛虫梯 装置 杰夫·昆斯
- 4、链接 装置 杰夫·昆斯

杰夫：我认为任何事物都要讲究平衡，它是一种万物的结合体。我觉得那并不仅仅是天才，也并不仅仅是决策，任何事物都是重要的。你只有全方位地去看生活，看到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及其正反面，才能够更好地完成生命旅程。

费伯利佐·悉尼贝蒂，波伦亚，意大利：技术在实现你的艺术品过程中起到如何重要的作用？

杰夫：技术是作品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技术就是尽力有效地使用工具，使作品传达出尽可能明确的信息和感觉。

安德烈·威兹，赫特杰伯查，荷兰：至今，你的所有陶制雕塑（至少是我所熟悉的）都是由技术专家来完成制作模型和切铸工作。在此过程中，你只是制图吗？或者说你自己构造过模型吗？你是否曾经直接在黏土中工作？对你来说，实际的“制作”行为重要吗？在“观念艺术家”和“工匠”之间，你又是如何定位的？

杰夫：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就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做出了冰棒的模型。在我再大些时就制图、绘画和做雕塑。确切地说，在我23岁左右开始在铸造厂做事时，就开始铸造物体了。大家都在将物体转换成金属的工序中，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很正常。我学着去习惯它，理智上我也十分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不需要用我的身体去制造这些东西。它带给我的是一种从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感，我不需要以我物质性的存在方式来做作品。这与马蒂斯在患上关节炎后剪掉自己的论文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凯蒂·塞西艾丽，米兰：咖啡杯、盐、辣椒、自动售货机、盘子和玻璃杯，都曾被艺术家所设计、装饰和署名。而玩具一旦被设计后，便会为成人所偏爱。这是赢得更广泛的观众群的手段吗？如果艺术拉近了与那些买不起原作的大众的距离，你认为这样好吗？

杰夫：我所喜欢的作品是那些可以作为余生里随身携带的东西，它决不需要所有权，人们总是可以随身带着它。

约尔·贝伯，赛珍珠·菲尔德，缅甸：如果有人对你的画作做出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复制和伪造，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别于昆斯的原作吗？它是否有价值呢？你是怎样以作者的身份在作品中发挥创造力的？

杰夫：创造力确实体现在每一个作品中。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比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可口可乐瓶，每一个都是独特的，然而表面上看它们又都是相同的。如果是我某个绘画的副本，那么它也是独特的，因为它来自于一个不同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故事。

凯西·基克，墨尔本：你的大多数工作室助手自己也搞艺术吗？他们把自己的创造力都全然地贡献给了同一领域的同仁，并帮助他提升了个人的事业，对此他们作何感想呢？

杰夫：我往往喜欢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与其他人共事。我决不要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闭门造车，我更喜欢共同的协作。

日常生活

安瑞斯·莫雷，奥斯陆：你喜欢再设计哪些日常产品？又是怎样去改造的？

杰夫：我经常思考汽车设计。在最大程度上，我所能影响一辆车的方法，便是设计轮轴盖，它能在根本上改变一辆车的外观。

葛雷格·艾伦，纽约：你住在我的街对面，我看见你有一件斯图司（Struth）的作品。你收集哪些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

杰夫：我喜欢家里有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例如我的妻子朱丝汀（Justine）和艾伯特·奥伊荷伦（Albert Oehlen）、马丁·基恩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罗里·莱查泰廷（Roy Lichtenstein）、托马斯·斯图司（Thomas Struth）以及埃德·帕斯克（Ed Paschke）。当然，主要还是我的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我们家里到处都是。

罗拉·康明，洛杉矶：我是一位影视导演，我正准备拍一个名为《艺术家阁楼》的纪实电视节目。许多著名艺术家会被邀请同在纽约生活和工作两个月。对此，你有兴趣吗？

杰夫：我的工作日程已经排得很满了，要工作，还要运作工作室以及生产我的艺术作品。都没有时间顾及我的四个孩子，其中两个还很小。这个世界上我最珍爱的便是家庭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即便我为您能想到我而感到骄傲，我也觉得我不是一个真正合适的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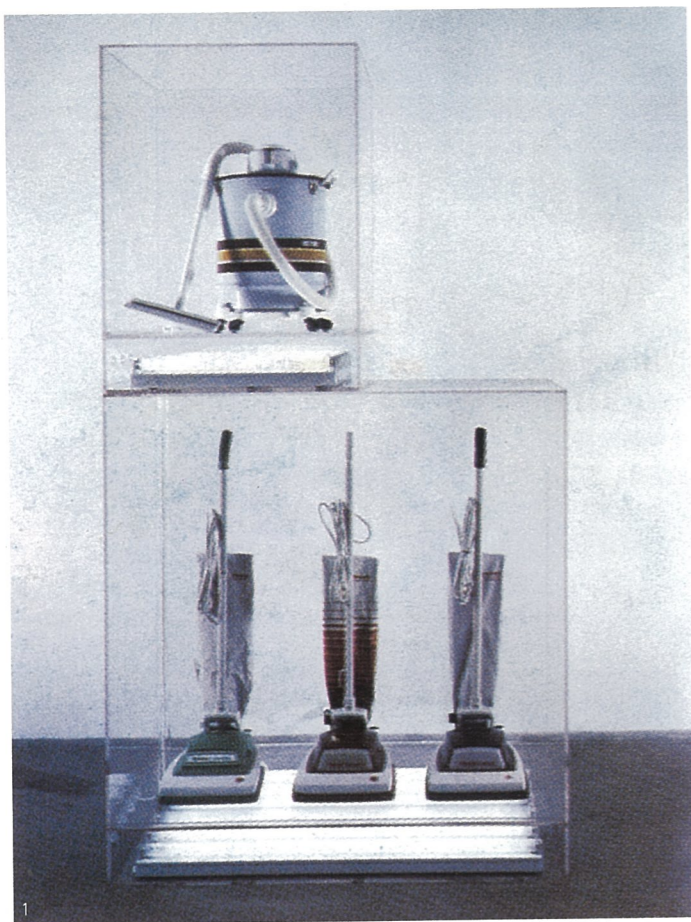
威克特·安格鲁，圣·戴格：一般在什么时候你会迸发出作品的想法？你灵感的来源是什么？

杰夫：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从观看周围的世界中获得想法。我最尊敬的老师埃德·帕斯克（Ed Paschke）是一位艺术家，他教导我：一切事物都已经在这里了，你只需要去发现它。

乐观者还是悲观者？

格雷戈里·蒙翠尔，纽约：你是一个悲观者还是乐观者？

杰夫：乐观者。作为一个乐观者，你要看到任何一个事物的另外一面。如果你想要传达出乐观主义的精神，你就不得不具备悲观主义的一些方面，并且不能完全受情绪所左右。



布兰德里·鲁本斯汀，布鲁克林：长久以来，我和你已经合作了多个项目。我被你处理作品的方式以及对待大众和大众艺术的坦诚态度所深深打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小狗》(Puppy)，它对于我来说象征着90年代艺术所遗失的一切，如崇高的思想、满足愉悦需求的理念等等。然而，你在80年代的创作态度是讽刺商业精神及其内在的弊端。这期间的变化是由于你把你的“彻底改变”视为一种迫切地需要创造出同大众领域真正相互作用的艺术样式的结果，还是由于你的生活阅历在不断影响着工作？

杰夫：艺术是经常变化的。它与艺术家以及观众之间的关系每天都在不断地变化。而我的艺术观却是一如既往的，那就是希望作出一些能够有助于我们继续生存的东西，它的形象具有一种力量感，它能够表达出生存的乐趣。这其中，乐观主义支配着悲观主义。像作品《小狗》(Puppy)便呈现了个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不管是想去服务还是被伺候。我认为它在艺术的力量中延续了乐趣，图像的冲击力给予了我们一种启示，要好好享受生活，同时，社会内部的成员之间也要彼此负责。这引起了我对艺术的兴趣。

相信自己

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席维斯特妮，费诺，意大利：我想知道有哪些活动、情况或事物在积极地影响着你的创造力？

杰夫：真正相信自己。艺术家唯一所能做的便是追随他们自己的直觉。作为一位艺术家，我知道他唯一的活动就是搞艺术，当然也有其它一些令人振奋的东西。拥抱生活吧，你必须追随你自己的兴趣，这样它才会在更深层面上成为形而上的，而最终形成你的作品。你必须

相信你自己和你的兴趣。

艾赛亚·凯敦尼，罗马：你对你自己和你的作品是持一种讥讽的态度吗？

杰夫：不是。我十分感激能成为一名艺术家以及拥有自己的平台。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个努力做事的机会。

人与大众

路易斯·查恩，牛顿，马萨诸塞州：你认为谁更能懂得图像的价值，是当代艺术家还是麦迪森大道的广告代理商？

杰夫：这就取决于个人的敏锐度，他是否在关注或是思考这些形象。一些当代艺术家懂得图像和传达的力量，关键在于要承担起传达的责任，并且不断发掘艺术传达的潜力，而不是刻意地表现道德责任感及其相关的东西。

伊丽莎白·洛恩黛丝，雅典：你有一个理想中的空间来展示你的作品吗？你喜欢在画廊、博物馆还是公共场所展示作品？在1986年的一次访问中，你说你认为你的艺术作品反映了艺术画廊的道义，并阐释了你隶属于这种商业世界的观点。多年后，你仍然抱有同样观点吗？艺术界是否会因为画廊不再仅仅是商业空间的身份，而发生很大改变？

杰夫：我有同感。长久以来，我喜欢的正是画廊提供给了艺术家和大众之间进行交流的方面。比起博物馆下艺术家与大众之间的远距离，画廊与观众之间建立了诸多的联系。艺术的商业画廊仍是一种理想的空间。

费伯利佐·罗韦斯蒂，意大利：你认为作品宣告了一种成果吗，比如《小狗》(Puppy)和《遮蔽》(Shelter)唤起了观众孩童般的情绪？

杰夫：当人们观看《小狗》(Puppy)时，他们会情不自禁。的确，片片花朵十分美丽。然而事实上我觉得观众会下意识地理解这个雕塑的要件之间存在着众多结构上的控制。最终这种支配力占了上风，不同的花在不同的位置纷纷落下。这便是力量之间真正的对话，而决定了谁是服务者，谁又是被伺候者。

私密话语

威克特·安格鲁，圣·戴格：你觉得为什么你是今天最备受争议的一位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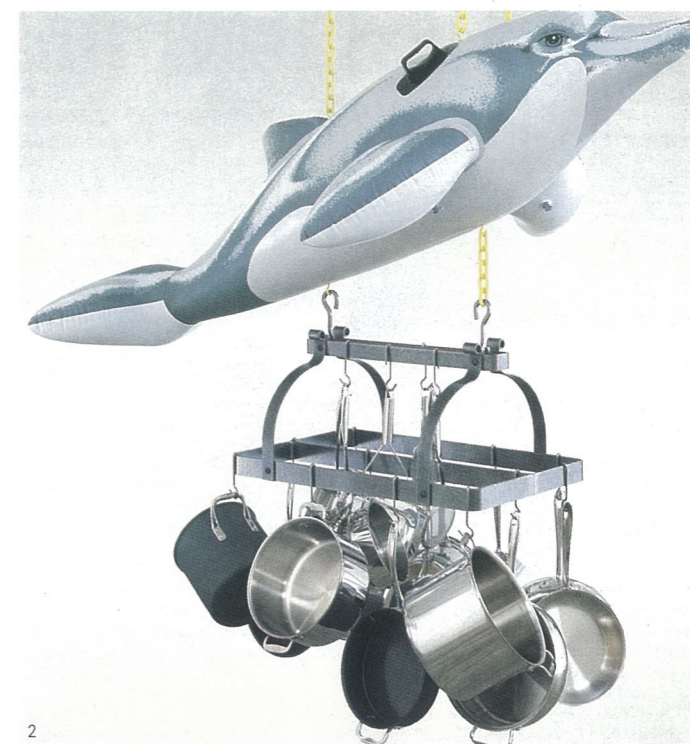
杰夫：我认为每逢有人用一种直白的方式处理艺术，便会受到抨击。我热衷于紧密结合作品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与两种性别对话，才有发言权，才会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去影响人们。是或不是，黑还是白，都坦露无遗。

马修·劳雷蒂，巴黎：你最喜爱的艺术品是什么？你最喜爱的艺术家是谁？

杰夫：我最喜爱的艺术品是《阿道夫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Willendorf)。我喜欢它的形体，你可以把它握在手中。它传达出一种自身在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意义。作品十分典型，维纳斯的形象是带有色情色彩的，她满足了我们的欲望。同时它的深棕色又使其具有一种男性倾向。我最喜爱的艺术家是人类之间想要分享信息的内在驱动力。正是这种驱动力促使人们分享生活并不断延展生活中的各种界限和可能性。它是一种自我确定。

伊丽莎白·洛恩黛丝，雅典：你的家庭生活是怎样培养和影响了你的作品理念和展示方式？

杰夫：对我来说，展示是十分重要的。这都得益于我的父亲，他曾是一个家俱店的室内装修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审美观念，这对我



1. 信徒 装置 杰夫·昆斯
2. 海 综合材料 杰夫·昆斯

的启发很大。个人经历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影响着我。我们都不得不包容接纳这种经历，不管它是怎样的，都会对其作品产生影响。一个艺术家要包容自身的个人文化背景，并传达给观众，是十分重要的。你的经历是仅仅属于你自己的平台。

路易斯·简维，南港，英国：在你和你的前妻分开后，你是否作出一些努力去补救所有相关的图像？

杰夫：也许由于作品的个人特质，也许因为我与前妻关系的结果，我毁掉了大多数作品，手中有何便毁掉什么。至于那些保留下来的作品，我反而非常得意。因为现在看来许多雕塑和绘画都很棒，而在那时却是有什么便毁掉什么，我确实不想面对它们。

玛莉奥·戈恩扎莱斯，巴塞罗纳：如果你不得不完全停止搞艺术，那么你整天会做什么？

杰夫：我会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做事情。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们周游世界。

杰尔·波利蒂，米兰：你有什么宠物吗？

杰夫：我有一只卷毛比熊犬。她叫莉莉，14岁了。

杰尔·波利蒂，米兰：你有一个纽约以外的房子吗？

杰夫：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农场。我们喜欢把孩子们带到一个农业环境中去，这样他们就能体验一种不同于我们在纽约的生活方式。

芭芭拉·桑坦巴拉，米兰：你与你所工作的地方之间保持着怎样的一种关系？你能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室吗？

杰夫：我的工作室是一个三千平方米的仓库。它的设计是非常现代主义的，非常洁白。我把工作室当作一个可以迸发出作品观念的地方，同时在这里也可以监督我的一些艺术作品如雕塑模子的生产状况，有时也会给雕塑上色或画平面油画。我十分恪守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

名利场

多明尼克·奥利弗欧，库尼奥，意大利：你认为你的作品在艺术中确切地说在波谱艺术中已经站稳脚跟了吗？

杰夫：我热爱艺术史。每逢我完成一个艺术品，我会与艺术史中类似的图像或物体作比较，我很喜欢这种关系。我觉得艺术如同词汇表一样需要去使用、分享和整合。不论是《阿道夫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Willendorf)还是沃霍尔(Warhol)的《撞车》，每个艺术品我都喜欢。

造桶业者，洋槐木企业，迈哈密：一百年后艺术会是什么样？

杰夫：艺术是不断改变的。重要的是去找到一个典型的方面。

安基柯·艾查卡沃，布鲁克林：你觉得在今天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最令人兴奋的是什么？

杰夫：他们的姿态。

赛拉·道格拉斯，米兰：我提一个更为冗长的问题，不是关于你的作品本身，而是关于今天的当代艺术市场。现在新闻界渐渐流行一种“泡沫”说，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拍卖价格一路飙升，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制药以数以百万元拍卖，艺术投资额不断涌现。那么，这种现象是否与80年代相似？它是个好兆头吗？我想起你在1986年时说：“我认为此时的纽约市场几乎已在一个真正的商业中心中发挥作用。迄今为止，市场已经变得十分积极，因为它提供给了艺术家很多机会。”那么现今的形势是否持续不变？你认为当代艺术市场正在朝哪个方向发展？

杰夫：今天，当代艺术家们拥有一个美好、较为理想化的生活。如

果我们认真对待艺术，全神贯注在艺术上，那么会从社会中得到尽可能多的资助。而一旦艺术家得到了大量的资助，又难免成为平庸之才。因此关键不是在于达到了一个艺术应有的深度，而是领悟到了艺术的真正力量。在我看来，真正的艺术杰作的价值总是被低估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美好的，对于那些想成为艺术家的人来说是的大好时机。它是一个平台，艺术家们有很多机会去创作新作品。

马特·帕雷斯，米兰：作为证券经纪人，你拥有很多蓝筹股，作为当代艺术家，你又是一位后战争艺术家。对此，你作何感想？

杰夫：我总是觉得市场是美好的，因为它给艺术家以资助，带来机遇去做更多作品，并给艺术品提供保护。如果让人们为艺术品付一定数额的钱，那么他们会尽力保护它，使它长时间地保存下来。

拉美希·斯理尼瓦桑，温哥华：在70、80年代之间，艺术论文中的批评理论承担起了一种新意义。这些年，你熟悉一些理论家比如杰奎·戴理德(Jacques Derrida)、琼·包多达(Jean Baudrillard)、盖伊·德博得(Guy Debord)的作品吗？你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往往会更趋向于谁的观点？

杰夫：我真的从来不涉及艺术理论。我仅仅看我喜欢的艺术作品，并沉浸在体验周围世界的乐趣中，继而追随这种兴趣。

蒂安戈·卡内罗，昆哈，巴西：从80年代早期至今，你的作品有一种不同于其它艺术家的独特行文方式，并且它还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号召力。你感觉到这种情况了吗？你是否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当代艺术？或者说你是否认为你的作品发展具有自己内在的原动力，它独立于艺术史情境之外？

杰夫：我觉得你应该十分熟知你的环境，而我更熟知我周围有什



么事情发生。我从不试图去以一种业已建起的批评方式，来追随、纠正或指导我的作品。我以自己的方式观察自己的作品，并尽力将它传达给观众。我觉得艺术的含义每天都在持续不断地变化，艺术同我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变，而这都通过我平常制作和再增添的行为体现出来。

个人记录

迈克尔·温伦，奥斯丁，德克萨斯州：1988年你作了一个名为《迈克·杰克逊与气泡》(Michael Jackson and Bubbles)的雕塑。那时，杰克逊正临近事业的颠峰，而十五年之后的现在，其形象已经彻底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公众对杰克逊（或者是你雕塑中所用到的其他偶像形象）的看法，变换作品的性质和意义指向吗？它是否复杂化了你原先的意图？提升还是破坏？

杰夫：在你创作一件艺术品时，你应该只是聆听自己的心声，并

希望自己领悟了事物的内在。我常常觉得这件雕塑具有一种悲剧色彩。

克莱尔·比夏朴，伦敦：提奥·西汉格 (Tino Sehgal) 认为你的作品是政治性的，你认同吗？

杰夫：是的。我认为艺术要在它与艺术家、观众之间寻求一种持续性的改变。从我小时候起到现在从事艺术，这种观念就不断改变着我。艺术所能做的就是使艺术家和观众接受自己，而一旦他们接受了自己，才能够去接纳其他。我觉得我所做的就是使观众接受他们自己的经历。艺术好似一个可怕的分离器，它能使人们因为自己的经历而感到失去尊严，也能使人们拥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优越感。

克拉托·坎贝尔，洛杉矶：我听说你是一位内心十分守旧的美国平民主义者。那么，你对关于社会公正的争议感兴趣吗？是的话，有哪些，它是否体现在你的作品中？

杰夫：我总是试图以一种完全直白的方式来做作品，我把做作品视为一个道德行为。然而在最近十年中，我经历了不公平，这发生在我儿子身上。我开始意识到我应该对别人负责，它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对于人类的责任。

苏菲，米兰：我读过你以前的一位学生道格拉斯·科莱德 (Douglas Copeland) 写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你的作品力量来源于人们很难弄懂你是开玩笑还是严肃的态度。我想知道当你做出一个中产阶级偶像式的纪念碑图像时，你筛选对象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如果说你在使用这些偶像形象或陈腐理论时是非常严肃的，那么你在界定它们时也同样是严肃的吗？

杰夫：我从没这样教过，但我在演讲和访问不同的大学或博物馆时喜欢那样做。我做作品时，从不会有意识地坐下来去思考如何创造一个图像的形式，只是追随自己的感觉去尽力产生一些原型的形象。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做一些负责任的，并反映内心真实感受和看法的东西。

马特·帕雷斯，米兰：多年来你作品一贯的风格透露出一种诙谐、玩世不恭又不失愉悦色彩的精神。在今天，这其中有多少是有关艺术的思考？它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你的个性？

杰夫：我想说的是它是我内在个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有意去做的。这在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艺术将那些我们在孩提时代观看世界的敬畏感和好奇心，保留在我们的成年生活中。

马沙·泰查曼，蒙特利尔：你认为什么是不可亵渎的？有什么是神圣而难以捉摸的？

杰夫：人的尊严。艺术品决不能被放在一个可以任意剥夺或贬低任何个人的位置上，也不能放在凌驾于任何个人的优越感之上。

永恒

吉奥乔·萨多蒂，伦敦：你的世界里面有没有天堂存在，天堂在哪儿？

杰夫：天堂在焦虑的背后。

泰尼亚·贾戈，米兰：你在来世希望保留记忆吗？或者只是记住出名的短暂瞬间？

杰夫：我希望记住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并且努力去创作作品来连接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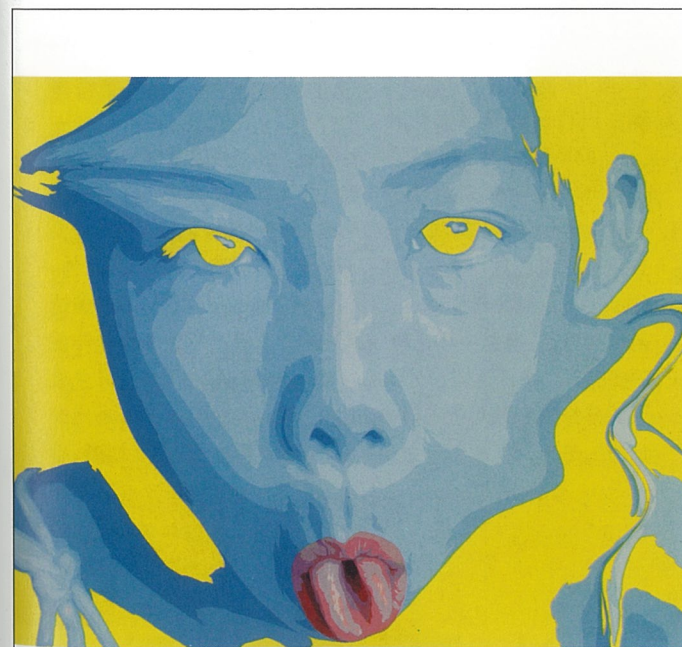
杰夫·昆斯 (Jeff Koons) 1955年生于约克郡，现在生活和工作在纽约。

1、监狱维纳斯 油画 杰夫·昆斯
2、相对 油画 杰夫·昆斯



沈娜

Shen Na 天上天下 油画
In the sky and under the sky oil painting



魏捍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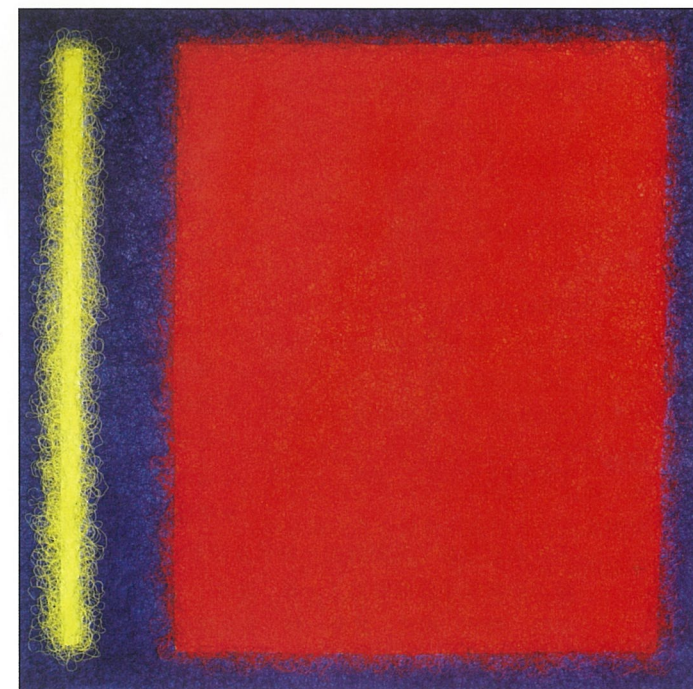
Wei Hanhong
幻NO.7 油画
Illusion NO.7 oil painting



熊莉钧

Xiong Lijun

镜中的你不是你2 油画
In the mirror is not you2 oil painting



蒋建军

Jiang Jianjun
红黄兰之4 综合材料
Red Yellow and Blue 4 mix media